



本土文本

哑巴机枪手 (非虚构)

□田耀东 杨谷森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哑巴梁石根携着他老娘去启东海复镇赶集。一个是瘦骨伶仃的老妇人,一个是肩背挺直、头发花白的小老头,娘儿俩相依为命。他扶着老娘蹒跚地走,这里补一双鞋子,那边买两个馒头,塞到老娘手里让她慢慢地吃。

梁哑巴四季穿军服,洗得发白。军装是四个口袋的军官服,腰束厚实的军用皮带。下身是军裤,脚上穿的是部队的解放鞋。胸口别着鲜红的伟人像和勋章,胳膊套着红袖章。

梁哑巴神情严肃,高高的个子,五官端正,目光炯炯有神,两道剑眉直插发际线。步履坚实,风纪扣紧扣,永葆军人风度。老街人亲切地称他为梁大哥。

补鞋的师傅不收他钱,他坚决要给;馒头店店员两个馒头收他一个的钱,他就急,又吼又笑又摇头。他老娘要找张凳子坐着歇一歇,他就使劲朝人笑、做手势。谁都知道他是个英雄,是个孝子。他的战友有的当了部队高官,有的成为一方父母官,他梁哑巴还是梁石根,一个终身未婚的乡村哑巴。

战友们年年来看望他,给他送衣送鞋。他坚决不收钱,捧着军衣乐得咧开

嘴,又是杀鸡又是买酒,临走还给战友满满四口袋山芋干,抱起两个大南瓜塞在军用吉普车里。

老营长拉着他的手像兄弟,他满眼泪花,手舞足蹈,哇哇大叫,仿佛又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。

梁石根,人称梁哑子。家住海复乡均权村,1923年12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家。他天生聋哑,忠厚机灵,爱憎分明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梁石根见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,压不住心头怒火,毅然离家参加了共产党的东南游击营,成了营长王德祥的战士。他和战友们一起杀敌锄奸、冲锋陷阵,前后历经几十次战斗,屡立战功,深受战友喜爱。

他勇敢不怕死,打仗不按规矩出牌,从没负过伤,战友们一个个倒下,他依然生龙活虎,传为奇迹。抗战胜利后,他家分到土地、房屋,他一心要回家种田,陪伴父母,自个儿悄悄地回家了。

1947年春,敌人向东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,梁石根在一次扫荡中被伪军捉住了,他朝敌人哇哇叫,要和还乡团拼命。还乡团要枪毙他,他还是哇哇

叫。村里群众劝他、拉住他,让还乡团的匪兵牵走了他的羊、抱走了鸡,还凑钱一齐保他,让匪兵快点开路。等到顽乡长李忠得知梁石根被捉住又放了,暴跳如雷,当即下令:今后捉到梁石根立即枪毙,谁敢放枪毙谁。

当天,梁石根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出村,连夜找到王德祥的部队,伸手就要枪。王德祥见梁哑子又回来了,笑逐颜开,还奖励他,让他当上了捷克式轻机枪手。

还乡团几次抓不到梁石根,就将他父亲捉去,一路上又拖又踢,还把他摁在民沟里喝饱了水又捞上来,让他吃苦受罪。消息传到游击营,战士们比画给梁哑子看,梁哑子眼里冒火,抱起轻机枪就往冲锋,被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拉住了。自此以后,他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,一面冲一面哇哇乱叫,勇猛如有神助。

1947年8月的一天,东南警卫二团五连(原游击营)在强盗镇(现惠萍镇辖地)一带被一千多个敌人包围,敌众我寡,五连打得只剩两个排,王德祥指挥了几次突围仍冲不出包围圈。眼看

部队的伤亡越来越严重,战友们,梁哑子身边一个个倒下。梁哑子急红了眼,“嘣”地一声跃起,平端着轻机枪对敌人狂扫,一面扫一面哇哇乱叫,一面扫一面换子弹冲锋,国恨家仇,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在他的轻机枪下,敌人一排排倒下,他像进入无人之境,一口气杀出一条血路。战士们跟他一起发起冲锋,终于杀出了包围圈。

梁哑子冲出包围圈后没见到王德祥,又杀进包围圈寻找,发现王德祥浑身是血,负了重伤。他一只手扶着王德祥,一只手平端着轻机枪,又一次杀出了重围。

启东全境解放后,梁哑子想起了乡下的父母,就又悄悄地回家了,跟谁也没打招呼。

王德祥和战友们去他家里找他,他正在分到的土地上忙碌。劝他去部队,他哇哇叫,使劲比画,指指土地、指指天空。谁也说服不了他,谁也拉不动他。

他心里想,今后不打仗了,在这么美丽的天空下种地、陪父母,还抱着轻机枪干什么呢?

邂逅诗意酒店(散文)

□张芳

与这个诗意缤纷的酒店相遇,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儿,可那些山色水光、翩飞的鸟影、精雕细琢的美食及柜台女孩明丽的笑容,却有如好看电视剧开头的片花,常在我心中闪过。

来到酒店,惊喜地发现这店矗立在山水之间,打开房间窗子,正可以饱览窗外的胜景:山峦起伏如画,在灰蓝的天光中别有一种清静之美;湖水亦分外清丽,紧挨着那山,黛黛的水上时有飞鸟掠过。这时会冒出这样一个念头:李白要是来过这里,必定由衷喜悦。

言归正传,谈一谈这家酒店的肴馔。平心而论,这家酒店的每一道菜都值得称赞,这从席间亲友们的赞美的表情、频频的点头以及忍不住的赞叹声中看得出来。我就择其中几道印象最深的,说与诸君听吧。

之一,清蒸鳊鱼。本人原就偏爱鳊鱼——以为我们日常所食鱼类,例如鳊鱼、草鱼、青鱼、鲢鱼、鲤鱼等等诸如此类,在鳊鱼面前恐怕都得相形见绌,何况

那晚的清蒸鳊鱼做得格外考究,鲜嫩的鳊鱼上铺着笋片火腿,是难得一见的美味。可惜大文人兼美食家比如苏东坡、陆游等人无缘遇见这盘清蒸鳊鱼,他们要是见了,肯定会写出更迷人的诗文。

之二,茉莉蒸百合。这是一道能带给人许多新鲜感的菜。首先是用料新奇,一般只听说百合搭配了蔬菜做莱,例如西芹炒百合;或配了瓜类做莱,例如南瓜焗百合之类,可从没听说过百合能与茉莉花为伴的。光听这菜名就让人好奇心大起。

再是烹制手法新奇。席间,一个双层带孔玻璃锅被端了上来,锅分两层,上层铺着纯白的百合,下层搁着洁白的茉莉。你以此时可以举箸,但是且慢,火候未到——因为这菜尚在加热,茉莉花香尚未完全渗透进百合中去,故而尚需等待。

少顷,在白茫茫水蒸气中不断跃动着的百合渐渐安静了,滚水中轻舞飞扬的茉莉花亦沉寂下来,此时你又可以可

举箸了,但是不行,仍未到火候——加热后还需再焖一会儿才入味。当茉莉花被端走,这盘渗透了江南茉莉花香的蒸百合洗净芬芳,错落有致地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,你已习惯了等待。果然还需稍等片刻——再加上小朵的、金色的糖桂花拌匀,这菜才算烹制完毕。

还有自然是口感独特,滋味曼妙。当蒸百合终于可以入口之时,当百合的软糯、茉莉的清芬、糖桂花的甜香缠绵在齿颊之际,你会发现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,会觉得红尘中的虚名浮利其实都可以不要,只要拥有这盘滋味奇妙、饱含诗意的茉莉蒸百合,便已足够。

之三,天鹅酥。这是一款出人意料又叫人拍案叫绝的点心。之前中式点心、西式点心、中西合璧点心大家都见过一些,却从未见过这款外形是黑天鹅,看上去如诗、如画、如音乐的点心。

席间女客端详着这款形神毕肖的天鹅酥,有点舍不得吃。我也不舍得下箸,呆望着它,思绪开始跑野马:一会儿

想起7岁的骆宾王偶然看到几只白鹅在池塘中游弋,写下了《咏鹅》诗;一会儿记起王羲之从白鹅娴雅的步态得到启发,领悟到书法运笔的奥秘,终成名满天下的书圣;又记起了圣桑的大提琴名曲《天鹅》,高贵优雅,柔情似水……说实话,这酥真不像一枚点心,倒像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。

这酥的滋味和外形一样令人拍案叫好。且不说外皮的酥脆、馅心的温热、温华中混合着榴莲的清香,单说那恰到好处的微甜,便足以让人盛赞点心师的匠心。怎么说呢?那甜度确是增之一分则太腻,减之一分太寡味……看来这位点心师真是一位手工艺精湛、分寸感极佳的聪明人,有机会我真想向他多请教。

在这个生命已然步入深秋的年纪,没想到还能邂逅这样一家唯美浪漫、诗意盎然的酒店——我不得不感叹老天待自己不薄,也因此对未来的日子重新充满了渴望。

如东丰利供销社的故事(散文)

□徐娟静

如东供销社,是个充满历史年代感的名词。我的父辈以及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们,都或多或少留存着有关它的记忆。我们城镇户口的普通家庭,曾经用粮票换米;每逢过年,跟着大人一起到供销社称茶食。

古镇丰利是我的衣胞之地,逢到周日,我回到熟悉的小镇,听到街坊邻居亲切地唤我小名,一句简单问候“你回家来啦”,都使我心里倍感温暖。

邱俊,一位从丰利供销社退休下来的老供销社人。与我父母同属一个街道居委会,算是邻居。他比我父亲小很多,我该称他邱叔。他身材中等,瘦瘦的,走路却很很有精神,为人十分和善。

冬日雨后的一个上午,我来到他家,当我一提起供销社,邱叔一下子便沉浸在当年工作时的回忆之中。且让我以第一人称为叙述关于邱叔,以及一些丰利老供销社人的故事吧。

故事一:深夜三人出动救火

1974年,我大约20岁出头,成为丰西供销社的一名季节工。当年我既负责给收棉花开票,又负责结算,工作起来一个顶俩。10月份的一天夜里,十点钟左右,位于丰西西南角和古坝的搭界处,远远望去火光冲天。天气已是深秋,夜里十分寒冷,我也顾不上许多,连忙起身迅速穿好衣服,在副主任朱根妹的支持和鼓励下,我和同事袁春生、桑泉三人一起,徒步15分钟左右终于抵达起火农户,只见火势已非常猛烈,好

多当地村民自发组织,一个个在用脸盆往房子上浇水灭火。熊熊燃烧的木头开始从屋梁上往下掉,我们三个人勇敢地冲上去,齐心协力将正在燃烧的木头扔进河里。经过一番紧张扑救,火势终于得到控制。可惜平房也已快烧成灰烬,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我们这才发现,每个人脸上、手上和身上,全都是黑乎乎的。脚上穿的鞋子也早已不成样子。

我倒觉得这不算啥,因为保护集体财产和当地农户的安全是每一位供销社人的天职。后来我们得知,这户农家的晚上在煤油灯下分拣棉花,油灯不小心倒在棉花上而引起着火。

故事二:对短斤缺两说不

1980年9月,我开始担任物价员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供销社是城乡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。我深知肩上的责任,在工作中时刻履行着保护集体财产和农户利益的承诺。

记得1992年的一天,丰利供销社下属光荣乡的一家个体经营商店,卖给顾客的糖包和卫生纸,短斤少两。我作为物价员,发现后立即予以200元左右的罚款,并上交单位财务。第二天,当地个体工商户协会还特地为此事向县物价局反映,说我作为一名小小的物价员,并没有权利罚款。好在我当天就将罚没款及时上交,并没有私自吞进自己的腰包。最终县物价局在如东县报上,特辟一角声明来支持我的行为。

我觉得,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的人,从不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事。

故事三:窗外伸进的手

“春耕、夏种、秋收、冬藏”,当年,在那争创皮棉万担的岁月里,县政府、乡政府和县供销社对收购的棉花,从育苗移秧开始到秋收摘棉,非常重视,全程跟进和把关。

棉花开始收购前,需要先晒上一天才能收购。当年我在丰西供销社担任棉花收购开票员,为此,我得等到傍晚之后才能开始收购工作。为赶收购进度,我一个人负责开票和结算,常常忙到半夜。那时没有电脑和计算器,全靠我的算盘一通打,手工做收购棉花进度入账表。然后再刻蜡纸印刷,不知何时,东方的第一缕晨曦已洒进来,新的一天开始了,我忙得一宿没睡。我至今还记得,当年丰西公社财务辅导员叫萧承伯,他曾对我说:“小邱啊,你把进度表印好后,就放在你窗前的桌子上吧,我在窗户外一伸手就能拿到。”就这样,我宿舍的窗户在棉花收购期间,为此经常开着。

故事四:令人敬佩的老供销社人

其实我当年的这些都不算什么,令我敬佩的老供销社人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陈邦吉,原丰西商店老经理。如今已95岁高龄,为人正直,一心为集体利

益着想。丰西供销社就在他手上白手起家,从1980年起,他亲力亲为,将原先的四间小平房,盖成六上六下的框架式结构楼房。当年丰西六大队供销社的一处楼房四间与朝西四间平房,也是经他手上建成,历经40多年风雨,至今还那样保留着。

好后勤“孙行者”。孙行者是丰西供销社的退休老人孙乾斋的笔名。退休他后主动承担起食堂会计的工作。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菜园里种菜施肥,将收获的新鲜蔬菜补充给食堂,年终账上有结余,他还免费招待职工们会餐,改善大家伙食。当年的黑板报上,有他用生动活泼的语言,书写的涌现出的一些好人好事、生动新闻等等,落款笔名“孙行者”。

棉检员曹跃庭,在一次收购棉花过程中,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道,他立即喊来工人,将棉花一包一包地翻开,最后在其中一包棉花中,发现有烟屑,于是他立刻撕开布包,徒手直接掏出一大把见了空气即会燃起的棉花,及时避免了一起着火事故。

如东供销社已走过70多年,虽然从1998年起,供销社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改制成股份制,计划经济时期最辉煌的时代已悄然结束,可我知道,我今天所听到的包括邱叔在内的这些老供销社人的故事,依然感动着我;他们这代人不怕吃苦、服从集体、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,也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我。

向优秀的老供销社人们致敬!



春日(组诗)

□吴华

◎二月兰
一片干净的蓝紫色
自远处绵延而来
又从眼中一点点铺开

天空下摇曳的二月兰
水中静止的二月兰
让路过的风更加柔软的
二月兰

光名字已足够我欢喜
一念有山河心头过
再念
如故人
梦里归

◎油菜花开
三月的大地
忽然间有了阡陌纵横

绵延铺开的金黄中间
藏着村庄 道路 麦田
与墓地

一节一节
刚刚过新漆的车厢
载着春风 艳阳
还有一个失而复得的春天

这一片金色的海水
荡漾与起伏是人间的
静息与收敛
是我的

◎春天的大迁徙

每到春天
就有许多人
像候鸟一样
飞赴四方八野

将生活当作信仰
举在头顶
把故乡和亲人装在
一个看不见的行囊

异乡有阳光
晒干他们的衣衫

也有风
把长长的一年
吹成许多清冷的
夜晚

◎花开素白

远远地
一树白花闪入我们的视野

有人说是玉兰
有人猜是梨花

那一刻
她们是什么花
并不重要

那一刻
春天正从我们的心上
长出
干净的脸庞

◎二月
鸟声清亮
又一次抵达窗前
街几片嫩叶
一场春雨
无数想象中的花朵

行旅(四首)

□刘信国

◎行旅
原本丰腴的声线
再次瘦成精瘦的月色
远处隐约的琴声
也以瘦削的身姿呼应着
瓯江沉默不语
一两只水鸟检验着鸣笛留下的
的余音
我只想挥挥手
而远山依旧缥缈,并不在意

◎在汀头
我能拥有的,衣裳,笑容和血
以及尊严和骨节
都已经抛出去和长风为伍
那些在某仪式上灿烂的笑容
和脸
正在唱一首赞歌
唱今天的每一杯酒,每一句话
我并不在其中
我需要在这一刻大声地说
我在等月色,在等一枚石头
在等同一首歌,同一个梦想
里的人
验证一种意图和途径
不在一堵冰冷的墙面上显现
至于江水,从哪一个拐角处
开始跌宕
我日以襁褓的胸襟接纳

◎过隧道
进入隧道
突然就不敢睡着了
有钢铁的铿锵声
在唤我,让我体悟人定胜天的
哲学
我的眼泪流下来
我看到许多重叠的身影,让我
渺小
甚至,比不上
他们脸上的一滴汗珠

◎到江南
春风劲吹
送我们一路赶到江南

错过花期
一棵高大的玉兰树
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

像是歉意
她身旁那棵矮矮的茶树
密密的绿叶间
亮出了许多白鸽子

无以为赠
我从心上折下
随我涉水而来的
一枝桃花

◎燕归来
重回檐下的燕子
带一颗心走出冬日漫长

征途漫漫
呢喃软语里
只留下南方的温暖
与明媚

四月的黄昏
我一遍遍抬头
看她们从不远处街泥归来

像看见另一个自己
正抖落一肩
人间烟雨

◎谷雨日
油菜花把金黄收进
温暖的英衣

蚕豆苗敛起听风的耳朵
麦子绿在田野深处
拔节孕穗

柳絮纷纷
如往事飞过眼前
荠菜花籽
沾满路人匆匆的脚步

一场悬在半空的雨
把我爱的尘世
越压越低

◎二月,鸟声清亮
又一次抵达窗前
街几片嫩叶
一场春雨
无数想象中的花朵

那些鸟儿
我总猜不出名字
也不知道栖息在哪里的枝头

它们欢喜的叫声
与我
有时隔着透明的
玻璃
有时隔着
尘世茫茫

◎在山中
我
是在山中了
你是在我的目光中行走
或许
该称呼你们
但,我的心思并未被采纳
只好单纯地甚是贪婪地与
你们亲近
一切都无比的新奇
无比的畅快
无比的乐趣,这车轮
这绝情的玻璃的窗,这一泻
而下的路